



陣綫報

油印版

第 105 期

Published by BARISAN SOSIALIS,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19-12-1964

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綫機關報

本期出六版

每份售價 10cts

Letter-head Printed by Central Printing Co. Singapore

戰爭與增稅是大馬的必然產物 反掉增稅端賴爭回自決與民主權利 吳慶瑞謂行動黨對反增稅將採觀望態度

四邦人民反對增稅的呼聲，正在繼續擴大。在這過程中，一向投機的行動黨，看到人民反增稅浪頭的高潮，亦在原則上同意了增稅和徵收入口稅之後，表示強力反對營業稅與薪金稅。

時至今日，市民們都有一個疑問：反對增稅將能取得那些成績？行動黨有能力促使中央政府取消營業稅及薪金稅嗎？

前幾天，李光耀曾在行動黨的部會議上說：反增稅須經歷長遠的時間才能有結果。而一向在反增

稅聲中保持冷靜的吳慶瑞，前三天在國會中曾以所謂「大馬經濟穩健」的「妙論」來說服陳修信，企圖使其改變徵收兩項新稅的措施，但是陳修信已不同意吳慶瑞之此種說法。昨日，吳慶瑞在同返星洲時說：中央政府似已不準備改變其增稅之決定，星政府將採觀望態度以待新稅法案在中央國會提出通過。

從行動黨反徵兩項新稅的過程中，可再次看出它的投機性。它一面企圖用反這兩項新稅來掩蓋它搞大馬的罪行，另一面却又不願太過得罪聯盟。因此，當東姑說新加坡「太多政治」以及巫文前鋒報說星洲有脫離大馬之言論時，李光耀等人連忙「解釋」，說「反對徵收兩項新稅是為了使大馬不致失敗。」

其實，正是大馬的強行成立帶來北婆戰爭，才引起增稅後果。因此，行動黨人的言論與作法，是兩面搖擺及充滿矛盾的。不反大馬與沒有群眾力量作後盾的行動黨，是無法在反增稅中真正替人民謀福利的。

人民已經很清楚，是行動黨與聯盟須負國庫空虛的責任，人民沒有為英帝及執政黨承擔繁重稅務的義務。其次，要免除苛捐雜稅，就必須重新檢討「馬來西亞」的組成，讓北婆人民自決，給予星洲人民應有的平等與民主權利。否則，北婆戰爭繼續下去，進一步增稅是必然的，而星洲人民若在政治上沒有平等與民主權利，財政大權又握在中央手里，在這種情形下，星洲人民則只是作為馬來西亞的代罪羔羊而已。

因此，要徹底反掉增稅，就必須聯合各階層人民的力量，共同反對大馬，奪回平等的政治權利。

政治被拘者絕食一天 抗議政治部人員暴虐行徑 當局答應調查結果尚待公佈

本月十六日，樟宜牢獄中的所有政治被拘者，包括我黨秘書長林清祥、副秘書傅審楮、中委林福壽、巴尼以及李恩東等同志，舉行廿四小時的絕食，抗議政治部的殘暴虐待行徑。牢獄內同志們的這項鬥爭行動，使政府尤其是那些政治部的頭子感到狼狽不堪。

同日下午二時半，黨在總部舉行本地各報及通訊社記者招待會，公佈有關絕食的消息，並且發表書面聲明，揭發政治部人員的罪惡行徑。

受虐待政治被拘者之家屬們亦出席了該日的記者招待會，並發表給內長的函件。

同日下午三時，陳維忠律師前往獄中探訪一位被拘者。

由於同志們的鬥爭行動，以及黨的不斷揭露政治部的暴行，使聯盟政府不得不答應調查。然而，當局的調查是私下進行者，與我黨所主張之公開調查仍有不同。若政府只是向幾個政治部頭子進行了解，則要事情水落石出是不容易的。當局的調查是否是真誠的調查，還是為應付公眾不滿的權宜之計，或是用來作為「官官相護」的形式，尚待以後。

茲將我黨之書面聲明刊登如下：在聯盟政府施行軍事獨裁和連續逮捕反對黨人士的同時，本邦政治部也在加緊進行虐待政治被拘者。由於政治部所採取的手段殘暴又毒辣，它不僅嚴重違背了人道精神，而且威脅到被拘者的人身安全。因此，我們不得不揭露這些暴行的真相，以喚起國內外人士的關注，和共同制止類似事件的重演。

自被監禁開始，政治被拘者即被剝奪了會見自己親友甚至愛人的權利。只有親兄弟姐妹或父母才能於每星期會見他們一次，而且仍須經過政治部的批准。在這種情況下

(轉入第四版)

菲記者初訪中國印象

譯者按：今年九、十月間，菲律賓一些記者不顧美國方面的阻撓，分兩批到中國大陸各地參觀旅行。本文作者杜蘭蒂諾是首批訪問中國的四名菲律賓記者之一，任職於菲島英文 [大晚報]。本文是他訪問中國後所寫的一篇印象記，刊登在十一月十八日出版的 [圖表] 週刊上。

沒有恐懼與惘懔

我們在中國二十七天的旅程中，到過十個大城市和六個省份，行程五千哩。在全部旅程中，我時刻見証到中國巨大的工業化。

大陸中國上的生活，好像是鐘錶一樣地有規律，每天進行工作，沒有恐懼或者惘懔的跡象。社會的枷鎖似乎並不存在，而那是一些外國人心目中的印象。

人民似乎對於通過自力更生艱苦建設一個新中國的角色感到驕傲。中國人好像要外間世界知道，他們現在已經能夠從過去的貧困、壓迫中自拔，而成為一個每一個人生活機會平等的國家。懶惰已經從這個億萬人民的國家中消失。

从落后到进步

中國政府確實很迅速而且成功地將中國從落後重新建設成一個進步的國家。一項不能避免注意的事實是，中國人不斷把他們今日的情況和以前比較。人們告訴我們：「在一九四九年以前，我們沒有足夠的食物可吃；現在，我們的食物和許多別的生活中的物質已能滿足。」

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乞丐，沒有妓女，也沒有夜總會，這和馬尼拉成了強烈的對比。單以上海而言，過去的污穢、貧民窟、夜總會和有組織的犯罪著稱，現在已成為繁榮的工業城市和商業中心。這個大都市的貧民窟在逐漸消失，在市區里建築着巍峨的磚石樓廈。

清潔的城市

中國城市街道的整潔，和馬尼拉遍地垃圾也成為強烈的對照。從我的腳踏在紅色中國的土壤，直到我們越過邊界返回，一切都是清潔的。

街道上種植了白楊、松、柳及從(木旁)樹。清潔工人和洒水車不斷在街道上忙着。人民遵奉着最

高度的衛生，並決心使他們的住宅和街道清潔，這表明了他們是現實的人民。

衛生工作有效果

與我們(菲律賓)的偏僻鄉村的小村社一般大小的中國小市鎮，每個市鎮也至少有一家醫院。在普通的農村公社，也有醫院和診療所。醫生和護士在市鎮或公社作例行的視察，以照顧人民的健康。

當我到北京新協和醫院診病時，我同為我治療的醫生談話。我問他是否有患花柳病的病人被送到醫院來。他說這種病今天已罕有在中國出現；大約十年前有過這樣的病人到這間醫院就診。

衛生教育的效果也反映在年青一代的身上。中國的學齡兒童是健康的，他們營養良好，並且是注意健康的。

誠實的中國人

談到誠實，我能替中國人保證。在北京的一個星期天，我們在一間天主教堂做彌撒，那間教堂是在這個六百萬人口的大都市的中心。當時，我的錢包從我的衣袋里掉下來，我沒有覺察到，直到有人到我們下場的新僑飯店的走廊等待我們，把錢包交還給我，我才知道。我為了報答他，請他進餐，他却拒絕了。

又一件动人的事

在新僑飯店，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服務員為我們幹雜務。當我們要離開時，牙禮放([馬尼拉紀事報]記者、菲律賓記者訪華代表團團長)和彬爾禮斯(菲律賓[每日鏡報]記者)要送給他一些禮物，那是我們從香港帶來的。他拒絕接受，並通過翻譯員告訴我們，他對於自己的職務感到很愉快，而他為我們所作的任何服務，都是為了祖國。

(菲律賓)杜蘭蒂諾
申雯節譯

美國在菲律賓的 —— 克拉克空軍基地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一直把菲律賓作為在遠東和東南亞的前進基地和後勤供應中心。美國

美海外駐軍 罪案知多少？

美國在海外設立了二千二百多處軍事基地和軍事設施。它派駐海外的兵力，達一百多萬人。這些美軍每年犯罪案件層出不窮。據美國國防部公佈，在自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一日至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止的一年中，被外國法庭起訴的美軍犯罪案件就有一萬二千二百多起。駐歐洲美軍平均每天有八十人犯罪。

在菲律賓設立的軍事基地共有二十幾個，克拉克空軍基地就是其中的一個。

克拉克空軍基地位於馬尼拉以北八十英里，是美國在遠東的最大空軍基地之一，美國的第十三航空隊就駐在這里。

一九五四年美國把菲律賓拉入了東南亞條約組織。根據東南亞條約組織的軍事計劃，克拉克和曼谷等，作為這個集團的空軍據點。

據英國[泰晤士報]透露，不久前對老撾進行轟炸的美國一一〇〇型超級佩刀式飛機，就是從克拉克空軍基地起飛的。

(叢集)



右派權力爭奪日益表面化 沙聯盟危機雖暫渡過 內部隱憂則繼續加深

沙巴聯盟的內鬨，在砂拉越首席部長寧甘的所謂調解下，已達到暫時的協議。這項協議的內容是：(一)史蒂芬斯(沙巴甘達山民族統一機構)辭去首席部長職，而退任內閣中之沙巴事務部長；(二)由[馬來西亞]不管部長羅思仁(沙巴國民黨)繼任首席部長(三)哈里斯(沙巴國民統一機構)辭去副首席部長，由沙巴甘達山民族統一機構之拿督孫丹繼任。在此新協議下，沙巴甘達山民族統一機構在內閣中無法佔優勢，而在沙巴州立法議會內，甘達山民族統一機構將有十三席，沙巴國民統一機構則有十五席，而國民黨則有九席。

昨日，沙巴聯盟之三個組成政黨，已在東姑面前，簽下該項協議。此項糾紛的過程，表面上雖是由史蒂芬斯委任為州務秘書，遭到沙巴統一國民機構之反對而引起，其實，內中的主要因素不外乎是權力的爭奪，直接有關者乃州元首莫士達化與史蒂芬斯。在問題的爭執過程中，史蒂芬斯雖曾要求東姑給予協助，但是東姑並沒有給史蒂芬斯什麼好處，而沙巴國民統一機構的態度却是愈來愈硬，到最近甚至有些國民統一機構的議員威脅要在立法議會中提出不信任史蒂芬斯之動議。

後來，沙巴聯盟之三方曾各派

數名代表與東姑會談。會後，東姑發表稱：最有可能的折衷解決辦法是，莫士達化留任州元首，首席部長由羅思仁担任，而孫丁則任副首席部長，史蒂芬斯改任不管部長。

當時沙巴甘達山統一機構對此建議表示不能同意，並謂準備採取堅硬立場。當時，史蒂芬斯亦稱：個人威望事小，甘達山民族統一機構前途事大。但是東姑却謂，他已表示了意見，現在是他們自己去決定了。其語氣甚為堅硬。而國民統一機構更是步步逼緊，表示東姑的建議是最後的建議，若甘達山民族統一機構不願接受，則有可能國民黨與國民統一機構聯合在州立法議會上對史蒂芬斯提不信任動議。在這種情況下，史蒂芬斯終於表示願意辭卸首席部長職，雖然他曾試圖提出由同黨的孫丁繼任首席部長，

但是最終亦失敗。

在這事情發展過程中，報上曾報導：李光耀想調解糾紛，並曾會見敦拉查；但是，行動黨人却加以否認。過去報上亦有報導謂，行動黨與史蒂芬斯之間關係頗密，但是甘達山民族統一機構亦拒絕承認。而拉惹勒南却在芙蓉發表稱：沙巴聯盟危機是大馬心臟病的首次襲擊，若不善處理，當第二、第三次襲擊時，大馬將會瓦解，而最先脫離者將是沙巴。他上述這一段話，用心良苦，不外是向聯盟說，不好逼人太甚，不然大馬是會完蛋的。

這事件的發展過程，顯示聯盟，是通過過去政權扶持其親信，而將那些不是親信者排擠在一邊，即使這些非親信者聲嘶力竭地哀求：千萬不要這樣做，我們也是親大馬的政黨。在聯盟方面，却是無動於衷。

沙巴聯盟之內鬨雖然暫告解決，然而，一般觀察家認為，糾紛並未就此了結。蘊藏在右派陣營內部的權力爭奪，將隨著大馬處境的日益困難，而不斷地加劇。

受虐待政治被拘者之家屬呈函內長 促立即制止政治部人員之暴行 并嚴厲懲罰施行酷刑之罪魁

逕啟者：

吾等乃受虐待政治被拘者之家屬，鑒於吾等之親屬於最近被政治部調至中央警署，並遭受殘無人道的虐待，吾等乃不得不聯名呈函 鈞座，提出申訴及強烈抗議，並要求 鈞座及時制止虐待事件之重演。

吾等之親屬乃於[國內治安法令]下，遭受無理逮捕的無辜人士。政府至今仍無法提出任何拘捕他們的罪狀或將他們提上法庭公開審訊。然而，就在他們被無理拘捕和被剝奪了自由之後，政治部人員猶對他們相繼施以殘暴酷刑：

楊祖興、叶蔭全以及鄧錫九等被調至中央警署後，當局將他們單獨禁於污穢不堪的小室內，不准他們閱讀書報。在這種情況下，我等

親屬的身體健康受到極大的損害，顯然地道是一種精神上的虐待。政治部人員數度在問話過程中用拳猛擊他們的頸與腹部，使到他們痛楚不堪，並且強令他們脫去上衣，環抱強力的冷氣機，挨受長久的冷凍。此外，顏致今曾被無理剝奪會見家屬的權利，而謝炎輝被調至中央後，政治部人員令他著犯人衣服，當他拒絕之後，政治部人員都不給

他換衣，使他在十二日內穿同一件衣服。

政治部人員的這種殘無人道的作法，已激起做為他們親屬的我們的深切不安，我們認為，若此種黑暗時代的酷刑繼續重演，則我等親屬的生命安全將無法得以保障。當局無理奪去他們的自由，實已大不應該，今且採用此種法西斯酷刑迫害他們，吾等敢問 鈞座，是否現在已回復到了毫無人道存在的野蠻黑暗時代。

鈞座亦為人之父兄，當 鈞座之親屬遭人欺侮時， 鈞座之內心亦必深感痛楚，因此，吾等祈望 鈞座體察吾等之申訴，及時制止彼輩政治部人員繼續虐待政治被拘者，並將那些施行毒手的罪魁嚴加懲罰。是幸 此上

內政部長
拿督依士邁醫生

政治被扣者家屬(簽)

黨十二月十四日發表聲明 駁斥李光耀有關增稅問題之言論

正當新加坡各階層人士紛紛討論聯盟政府增稅措施，及力求此影響我邦民生與前途之問題得以合理解決的時刻，人民行動黨祕書長李光耀先生，竟然在昨日該黨的幹部會議上，不厭其煩地對星社陣反增稅的嚴正立場大加指責，說星社陣要利用當前的局勢，向群眾宣傳行動黨政府同意新稅政策及馬來西亞帶來的災難。

為謀求解決經濟困境，和爭取根本擺脫增稅的重担，必須聯合各方力量，這樣才能使問題早日獲得合理解決，尤其是執政黨的領袖，更須表現聽取各方意見和盡力疏解民困的負責任態度。然而，李光耀先生似乎更熱心於攻擊社陣和爭取自己的權力。顯然地，他的上述言論是不會有助於解決人民當前的困難的。

對所謂社陣利用當前馬來西亞時局來攻擊行動黨的問題，我們認為，如果行動黨沒有做錯事，沒有搞馬來西亞和出賣星洲人民的利益，那麼它又何必害怕社陣的言論呢？老百姓是有事實的，事實是今天的增稅與馬來西亞的成立有着密切的關係。如果事實會像行動黨過去所吹噓的那樣，馬來西亞會帶來繁榮、幸福和快樂的話，那麼，即使社陣如何宣傳，老百姓亦不會相信的。所以，存在的關鍵問題是行動黨有沒有做錯了事，而不是社陣「利用不利用」時局的問題。李光耀先生應了解，「平生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亦不驚」。因此，李光耀

先生首先應檢討自己是否有做過對新加坡人民不利的事，否則，徒害怕社陣的言論是沒有用的。

李光耀先生還說：「負擔必須

（轉入第六版）

當局開始進行民防訓練 本邦青年多不願報到

據民防部助理總監阿查萊宣佈，當局擬徵召二千名本邦青年，進行「民防」訓練。聯邦人力登記局經已發函給本邦之一千名青年，令他們至本邦大馬路民防總部報到。另一千名之徵召工作，將於第一批受訓完畢後開始。

首批一千名青年之報到日期乃由前日起至元月六日止，而訓練則將於下週陸續開始。每週訓練四小時，全部為期兩年，每年有四十八次之訓練。而訓練之地點未定。

最近，很多青年接到吉隆坡寄來的掛號信，一些不知其為何物而已簽收該信者，發現該函是通知他們去報到的，都大發怨言。他們表示，所謂民防訓練無疑將打擊他們的正常生活。有些人每日從早到晚

都須工作，如果當局強要他們去受訓，則全家人的生活都將成問題。何況受訓的期間是兩年。而訓練地點又未定，來去都極為不便。尤其令他們感到不安的是，又有誰能担保這些受訓的青年不會被調去打仗

一些青年接到這蓋上「吉隆坡人力局」（馬來文）的掛號信後，主動與黨支部負責人接觸，表示不願意去受訓。據悉，最近很多這種掛號信，都沒有人簽收。

（接第一版）

，有些親兄弟父母不在本邦者，便始終無法見到獄外的親友，武吉知馬區立法議員便是受到此種虐待的一位。然而，就是會見親兄弟姐妹，亦隨時可能遭到政治部的阻撓。前南大學生會副主席顏致今，就被政治部禁止會見其妹妹。令人感到不滿的是，即使是犯人亦能夠會見其親友，而政治被拘者却被剝奪了這種應有的權利。在政治部的眼中，是否公理已不存在了呢？

在被監禁期間，政治被拘者隨時有可能被遷移至中央警署。政治部將他們單獨關禁在一間又小又暗而且又污穢的小室裡，不准他們閱讀任何書報，每日只准他們離開小室約廿分鐘。就在這種精神折磨下，被拘考的身體健康，迅速受到嚴重的損害，往往在被單獨監禁一、二個月後，體重就減輕了十餘磅。

然而，除了在精神上進行虐待外，政府部人員猶在肉體上對他們施以各種酷刑，最近，楊祖興，叶蔭全以及鄧錫九等被拘者，在中央警署內被問話時，政治部人員以拳毆彼等之腹部，背部及胸部，以掌摑他們的臉，甚至用硬厚的簿子猛擊他們的頸項。此外，更令他們脫去上衣和面向冷氣機，以受長時間的冷氣襲擊。政治部人員還恐嚇和威壓他們說，「即使打死你們，亦無人知道」及「要用電流來刑你們」等。如此毫無人性之手段，竟發生於廿世紀六十年代的今日，還怎能不令人感到：法西斯與納粹的遺孽已在本邦復活！

本邦的二百餘位政治被拘者，都是在毫無審訊的情況下被拘的，當局至今仍無法以任何罪狀將他們公開提控於法庭。他們完全不是犯人，而僅僅是因為與執政黨的政見

不同，以及僅僅因為他們勇敢地代表人民喚出了不要馬來西亞的心聲，結果遭到執政黨引用「國內治安法令」逮捕。他們之中，包括了星洲的政治、工運以及文化教育團體的領袖，政府逮捕他們已是毫無理由和完全不民主，而如今政治部還對他們進行精神和肉體上的虐待。這一切，只有使人們相信，政府已連最低的人道精神也拋棄了。

樟宜牢獄中E Jiall的政治被拘者，除了已呈函有關部長、提出嚴重抗議外，並且已於今天已絕食抗議。我們呼吁社會人士密切關注此事的發展並促請聯盟政府，立即制止不人道的迫害行為，公開調查施行殘暴手段的罪魁並加以嚴厲的懲罰。否則，一切後果政府須負全責。我們更要求聯盟政府，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被拘者，歸還他們基本自由權利。

真金不怕火來煉

獄中生活雜記

— 羅鼓 —



• 續上期
可是和我們接觸(看管我們)不久後,才覺得我們並不是他們想像中那樣的“可怕”和“可恨”,甚至覺得他們不是在“管”我們(即使他們的任務在管囚犯),而是和我們交朋友。

有一位混種藉的獄官,最初會狠狠的警告我們不得違反牢里的規則,否則他手上的棍棒將給我們帶來創傷。可是隔兩天,他的態度完全變了。他說他對我們的理解錯了;我們是有受教育和有頭腦的,他犯不着拿對付其他犯人的方法來待我們,他還滿意我們每天的工作效率。當我們出獄時,他還和我們一一握手而別,並且感謝我們給他在工作上的方便!

還有另一位獄官,平時對待犯人不是粗罵,就是毒打,可是在我們坐牢的一段時期內,他的態度慢慢地改變了。他說:“我看你們都很好,就不像是犯人,出去時,我們可以做朋友!”

我們就是這樣和監獄職員建立了良好的感情和關係。我們沒有忘記:在任何情況下,展開對群眾的團結和教育工作。通過實際的表現,我們不但改變了大部份獄官的態度,而且也贏得下級獄卒對我們的同情和支持。如果有一成不變,對我們採取敵視態度的,當是那些頑固成性的了,但是他們畢竟佔絕少數。到底是誰的勝利?統治者知道了,該有什麼感想?

村子西頭有一棵樹

—— 辦幹 ——

村子西頭有一顆樹,
年年開的是朵朵的紅花。
那燦麗的理想的光輝
映照著黨的辦事處——
大家都把它當成最親愛的家。

村子西頭有一顆樹,
年年落的是紅晶晶的種子。
那顆顆鎚壓不死的心,
激勵著快速成長的幹事們——
大夥兒都互相稱呼作同志!

村子西頭的英雄樹,
年年挨的是風雨雷電,
但地下的根底愈長愈深。
村中所有善良的鄉親,
也早和黨結成一條心!

呵,村子西頭的英雄樹
根底深千里,
紅花開萬年,
種子撒萬千!



於“誤會”,但他說我們不能因為一人的事都圍上前去,我們都暗地笑道,要不是這樣,C同志早就嘗到你的棍了;因為監牢似乎賦予這些人「先打後奏」的

他每月的薪水一百七十元,可是另一位和他同時任同職位的却領得三百元左右的薪水。還有一位也訴苦說:他們奉公守法,任職八年十年不等,還不能升級,有的才任職幾年的却不知交上什麼運氣,輕易地升級了。

給我們印象最深的該是一位“獄長”(?)。我們對他有深刻的印象是因為他的狡猾。當我們正式入獄那天,會向他要求讓我們把書帶進去看,這些書都是在拘留所時經過當局批准了的,但是,這位先生却推說必須再經過檢查才能批准。過後,我們還直接和間接地要求了幾次,甚至黨立委同志到來訪問時也當面向他提出,他也是那麼推說要經過檢查,可是,一直到我們出獄時,這個問題依然像石沉大海沒有消息。

他為什麼以這種傲慢的態度為難我們呢?我們想:犯人們說他是“屁也屁”的人,該不會不是原因之一吧!

監獄中的人(犯人和監獄職員)都這樣認為,這位先生之所以當“獄長”(?)每月領一千多元的高薪,也多半因為他是屁也屁的人。他本來是在監獄教書的,可是“

是其中一位橫蠻的獄官。

這一位據說才任職幾個月的獄官,從我們在拘留所時就對我們存有成見,他常常大聲叱喝我們,無理行使他的“權利”,我們曾經向他的上司反映,結果他被調走了。我們正式坐牢時,他以為“報復”的機會到了,便處處刁難我們。

有一次,事情就落在C同志身上,因為他對這獄官無理的態度看不順眼,講了一句批評的話,而引起這獄官大動肝火。“怎樣?你們以為社稷和工會的人就了不起了!”說着就硬動手打人。同志們見狀,很是不平,都圍上去跟他論理。他惱羞成怒,把幾位同志的號碼記下,還恫言要對付他們。

於是,我們找到他的上司那兒去,擺事實,講道理。我們表明:我們的鬥爭對象不是他們,我們願意盡量和所有監獄的職員合作,希望這位獄官,身為公務員,不應存着政治上的偏見而採取敵視我們的態度。

在同志們的集體力量底下,這位獄官只得收回成命,承認這是出

無上權利!

思想的毒害

所有犯人,每個星期可以看一次電影。提起這,或許有人會認為監牢還有注意到犯人的娛樂和精神生活,可算是現代進步的監牢了。可是事實又是怎樣的呢?我們每次都要叫起苦來,這簡直是受罪呢?

待續

公務員間的矛盾

監獄里的職員間也是有矛盾的。通過和犯人及職員的交談,我們發現公務員的待遇也有不平等的,因而他們之間就產生了一定程度的不滿。

有些職員告訴我們:他們和其他同事的職位一樣高低,可是他們領得的職薪卻不一樣。就有一位,

鴻運”當頭,只三四年工夫,他已扶搖直升到這很高的職位。這是其他幹了九年、十年,每月領得五百多元的他的同事所“望塵莫及”“大歎不如”的呀!

也是鬥爭

我們和監獄職員的關係,一般上是很好的。只有一兩個獄官對我們持着敵意。這里,我們要寫的就



廠商工聯九周年紀念會 通過六項重要議案

新加坡廠商工友聯合會，於十二月十三日舉行第九週年紀念大會，會上通過以下六項重要議決案：

(一)我們強烈譴責，隨意逮捕與監禁工人階級領袖與其他反殖愛國志士以及虐待政治犯。我們要求，無條件地釋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

(二)我們為聯盟政府新近的開徵新稅感到哀惜。我們譴責聯盟與行動黨政府對於人民的福利漠不關心。我們也譴責聯盟與行動黨政府完全為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效勞。

(三)我們譴責政府的親西方政策，這只會給人民帶來災難。我們要求解散【馬來西亞】；要求一切外國軍隊從馬來亞、星加坡撤出去。

(四)我們譴責目前的工業仲裁庭組織，要求重組。工業仲裁庭主席必須由公務員委員會來指派，而不是由總理來指派。左派工會必須被允許提名其代表作為仲裁庭的勞方陪審員。

(五)我們呼吁全體工人和我們站在一起，共同譴責 N T U C 集團，反對它的分裂性活動。這是一個最嚴重的關頭，全體工人必須緊密地團結起來，反對壓迫、剝削和我們現社會的一切罪惡。

(六)我們呼吁，全體工人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展開堅決的鬥爭，反對聯盟和行動黨政府，反對帝國主義和一切形式的殖民主義，它已給人民帶來了不可忍受的困難。我們深信，我們最終必然會成功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

馬社陣將於各大城市 召開反增稅群眾大會

馬來亞社陣，經決定於本月內，在聯合邦各大城市，舉行反增稅群眾大會。聞有關大會之舉行准字，已向警方申請云。

大會之日期與地點如下：十八日交冬；廿日吉隆坡；廿六日：怡保及馬六甲；廿七日：芙蓉及巴生。

茶餐工聯將於週日 舉行八週年會慶

星洲茶餐酒吧職工聯合會，將於本週日舉行八週年會慶。為迎接會慶的到來，該會經出版紀念特輯，在該特輯中，有會務總結報告、兄弟工團獻詞、以及時局分析等。該會代選主席在獻詞中稱：

我會以驕捷的步伐跨過了八個年頭，光榮地經歷了無數苦難，也迎接過勝利的日子。今天，她仍然直立在反殖反迫害和反剝削的隊伍中，而且不斷地長大。回顧過去，我會從一百多位咖啡業工友，發展到酒樓業、酒店業及俱樂部工友中去，促使我行業工友在捍衛權益鬥爭中，有力增強了力量。更使我們自慰的是：在違背人民利益的行動黨政府和反動中央政權聯合大搞新殖民主義產物馬來西亞的時刻，我會和全星左翼運動，並肩進行反大馬的鬥爭。今天，在艱苦的日子裡，慶祝八週年紀念是富有光榮意義的。

際此歡慶八週年的日子裡，讓我們加強團結，積極加緊進行爭取工人權益而鬥爭，為屬下工友們爭取更大利益；同時，也讓我們加強反大馬的鬥爭，無情地揭露與擊破反動派的一切卑鄙陰謀和目的，為工人階級美好理想而繼續奮鬥！

最後，讓我引用一句話結束我的話題：【舊社會的叛徒，怒吼吧！是時候了！】

美麗的茅籠士乃巴利 幫助於小販的謀生 小販曾聯名呈函當局

茅籠士乃車頭小販日前集體聯名致函衛生部政治秘書及小販諮詢委員會主席，申表彼等之苦衷，並提出彼等之共同要求。

據悉，茅籠士乃的小販是曾經被行動黨政府嚴厲迫等的一群，當行動黨政府要向小販開刀時，前小販總會曾經帶領全體小販向政府請願、反映小販的痛苦，但行動黨政府的答覆却是封閉小販總會。小販總會被封後，政府即派警察、地牛驅趕，硬硬迫使小販進入那無法做生意的地方去拍蚊子，要他們領租費昂貴的禮申。貧苦的小販在政府的強力壓迫下，移入巴利，但大部份小販都無法維持而宣告倒帳，虧蝕血本。現在有很多小販沒法只好跑到外邊、在風雨和炎陽下，奔跑叫賣，以圖謀生。但政府仍不放鬆

對他們的壓榨，最近連續派地牛去發三萬給小販，迫得他們叫苦連天。行動黨政府完全不考慮到迫害小販進入那不實用的，“美麗”的巴利對小販來說是死路一條，只是一心一意要擠他們去承擔昂貴的租費。現在全部小販都欠七、八、九個月，政府又要硬迫他們交清，豈不是要他們上梁山！

茅籠士乃巴利開幕已年多了，而“小販協會”也曾大肆張掛布條橫彩，耍什麼新市場開幕的把戲，但結果並沒有給小販帶來實際的好處。

檳社陣發表文告 促當局善待政治犯

馬社陣檳分部主席黃添壽，昨日發表文告，促當局改善政治被拘者之待遇。

他稱：一些政治被拘者被迫睡在地上，問話時，政治部人員不准他們坐着。

有關政治部虐待政治被拘者的事，最近接二連三地在星洲、麻坡、太平和華都牙也，甚至在砂拉越監獄內發生。此事已引起廣大社會人士之公憤。

(接第四版)

力的作法，並非為政者之道。行動黨是否由於害怕社陣將來會執政，而才反對增稅呢？還是在向聯盟政府訴苦說：【行動黨反增稅是不得已的，因為社陣在背後催促】？

李光耀先生向問我黨：【除了馬來西亞之外，是否還有其他的道路可走？】李光耀先生提出此問題

，是否在暗示，他已對馬來西亞的前途沒有信心，且想不出其他辦法而願意聽取民意了呢？若事情果如此，我黨將極樂意詳細奉告。同時，對此關係本邦前途重大問題，須讓人民在真正民主的氣氛下，廣泛加以討論。在此，我們願意提醒李光耀先生，我們從來不贊同行動黨及聯盟的強要我邦承擔英國在北婆所幹下的罪行、而且要人民負責龐大軍事開銷的作法，我們曾再三促當權者勿落入英國的陷阱，而應該讓北婆人民進行民族自決。我們更再三指出，行動黨出賣本邦人民的平等公民權利的嚴重後果。今天，行動黨對自己過去所作所為，是否已經後悔了呢？

最後，我們願意再次表明，我黨將本一貫立場，與各階層人民共同努力，爭取有關增稅及本邦經濟政治問題的合理解決。